

想起泥土

陈志发

从没有如此深切地惦念起泥土。
自小生长在农村，从呱呱坠地时起，就与泥土朝夕相处。

最初的记忆，大概就是团土捏泥的游戏了。特别是一场阵雨过后，穿着开裆裤的我，常和一群村里的小伙伴一起，在某个晒谷场或某棵大樟树下，手抓一团团稀泥，和着坑洼里的积水，“造”着臆想中的房屋，或做着各种“美味佳肴”。待在生产队里的爸妈收工回来拎起我回家时，早已是“泥人”一个了。扒下涂满泥巴的衣服，再精精光光地洗个澡，那澡盆底下厚厚一层尽是泥。

上了学，泥仍与我形影不离。打泥战、刨土坑、挖泥鳅、翻跟斗，玩得不亦乐乎。晚上睡觉时，才发觉头发上、衣兜里泥土无处不在。

而泥土与我们关系最密切的时候，莫过于生产劳动了。菜园地里，我和爸爸赤着脚，踩着潮湿腥味的土地，挥动着锄头，把一块块板结的泥土掘开，侍弄成一畦畦的菜垄，然后又开挖成一条条细沟。我撒秧苗爸栽菜。泥，在我们的手上和脚上，深深浅浅，斑斑驳驳。

村前是一大块田畈，一年四季，疏疏落落的瓦舍总笼罩在泥土腥湿的气息之中。一开春，乡人便都忙碌于田畴之上。春燕呢喃，耕牛喘月。一把把新犁伸进肥黑的泥土，划开一道道五线谱样的“泥波”。人们忙着筑田塍、平稻田，浑浊泥浆哗哗的翻滚声在棋盘似的田野上此起彼伏，像极了情人间那温暖的亲吻。随后而来的便是一环紧扣一环的农事了。播种，插秧，耘田，割稻。哪一个环节不是我们与泥土的缠绵过程？头戴斗笠，身披蓑衣，裤角高高绾起，是乡村司空见惯的风景。泥，糊在人们粗糙的腿肚上，挂在人们黝黑的脸上，甚至，爬在捧起的粗瓷大碗的边沿。它们就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孩，和人们纠缠不清；又像一个个沧桑的老者，默默叙说着这亘古的故事。

“锄禾日当午，汗滴禾下土。”在脸朝黄土背朝天的艰辛中，泥土是粗陋的，像一只蹲在古井里的蟾蜍；泥土是低微的，如低微到尘埃里的乡下人的尊严；泥土是污浊的，以至一句“出淤泥而不染”的诗句传唱千古。烈日之下，我光着黑膀子倚着土岗上的草垛，心里多么羡慕那些衣着光鲜的城里人呀！摆脱泥土，是祖辈们对后代的终极希冀，也是所有农村学子寒窗苦读的不竭动力。而当终于有一天，我们与泥土渐行渐远，整天行走在硬邦邦的水泥路面上，整天安居于高耸入云的办公大楼时，我们是否真的获得了心灵的安逸？

有一阵子，我在父母的眼光中完成了“龙门”一跃之后，似乎俨然成了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徒，竟不屑与泥土打交道了。可多年之后的今天，我站在高高的楼宇之上，面对着窗外明媚的春光和远处波光潋滟的田野，一种“云山烟水苦‘未’亲”的感慨突然涌上心头；才发觉，自己就像是一株脱水多年的水稻，正慢慢枯焦。

泥土呀泥土，此时，我才知道，你就是我苦苦寻觅的全部故乡！



肩上的水花

朱小毛



对酌 刘鹏 摄

村东一口水井，村西一口水井，好似老人的一双深眸蓄着两汪泉水，滋润着全村六百多口人和各家各户饲养的数不清的禽畜。

作为一个男人，他十四五岁就开始学担井水了。村里的娃崽大抵差不多。

乡谚曰：“有样学样，无样跟样。”是说娃儿们有同龄人做榜样的，要向同龄人学习；没有同龄人做榜样的，就要跟着大人学。村里很多男娃从十来岁起，就做农活重活了，下地双抢、上山斫柴、拉粪挑水，只要是力气活儿，自己都要慢慢学会上手。

母亲曾对他语重心长道：“现在你大了，也要为家里分担点劳力。”话不多，却让他明白，自己也是家庭的一员，虽然最小，但一张嘴同样要吃要喝，因而，到了该出力的时候，自然要出力。

没谁能从小到老，始终像菩萨一样受人供着。

担水虽是一项简单的力气活，也有一定的技术含量，更需要实践锻炼。他家住村东头，到东头的古井有一百多米的脚程。院墙东边出口处，有个小斜坡。去时下坡，肯定轻松，又是空担子，好像空气一般，感觉不到重量。回时上坡，担着装水的木桶，压在肩上，沉沉的。

家里的水桶，枞树板割制，肚大腰粗，年年都要涂刷一层桐油，油黑透亮，结实厚重。扁担两端的铁钩垂得老长，都是按照成人身段打造。刚学担水那阵子，扁担钩挂着水桶的手提，水桶离地面只有脚踝高，前行时难免会磕到地面，水就会洒出来，一副拖泥带水样。

每天早中晚三个时辰，都有很多担水的男人，尤其早晚，他们像听到了统一指令，几乎在同一时段齐聚井边。他学着大人模样，把水桶扔进“口”字井，臀部下蹲，屈身前倾，站好桩式，扁担搁在左大腿上，以此为支点，左手按住扁担的左端，扁担的右铁钩钩住水桶手提儿的中间，右手臂朝上使劲挽，挺起扁担右端，装了水的木桶，乘势而起，落在青石板的井沿上。用同样方法挑起另一只木桶。尔后，双腿蹲下、站立，扁担肩起，悠悠晃晃担水回家了。

他个子短小，起初只能挑半担水，桶里的水还老是荡出来，欺负他年小，存心跟他过不去似的。他纵然使出吃奶的劲，也无济于事。水就是一群不听话的小屁孩，不停地弹跳着，蹦蹦跳跳，洒了一路。他很懊恼。后来，大人告诉他，两手分别把住

木桶的手提儿，不让木桶前后摆动，水就不会洒出来了。依葫芦画瓢，果然好多了。

肩上的水，就像一朵朵盛开的花，却有厚沉的力量。

一百多米距离，大都是顺平的草地，行进不算吃力。唯有上坡时，心口像压了一块大砖，让他气息不畅，胸口剧烈起伏。幸好上了坡地，就是他家的场院。

两年之中，随着个儿逐渐增高，他就能担满水桶了。

不过，每次担水他只用右肩，不像有的大人，扁担能从右到左自由移动，嘴里叼根纸烟，合着脚步的韵律，一闪一灭，毫不费力的样子。

长期用右肩挑重，他觉得自己的肩膀左高右低，为此他偷偷地照过镜子。右臂明显比左臂粗许多，右胸还隐隐地痛，但他从不告诉任何人，只埋在自个心底。因为说了也是白说，大家都一样，都被繁重的农活打磨得粗砺迟钝，失去了敏感。

那时的他，少年老成，阴郁善感。他暗自思量，农活干不完，何日才到头？内心更激发了他跳出农门脱离苦海的愿望。这愿望，强烈冲撞着他的心扉。

家里人多，牲口也多。一口水缸通常每天要吃满三担水，才不会渴着，干着。

最苦累的是炎夏双抢，早上水缸至少要吃两担水，才能保证白天用水，傍晚还要吃两担水，才能接续第二天的使用。

天微光，他的双眼抹了胶水一样黏合着，真想多眯一会，好让眼皮自然张开。可田里的农活，犹如一根铁链，牵引着他们早起。连续多日的劳作，实在身心疲惫，空手走路肉身都在左摇右摆，何况百十来斤的一担水，压在“架子鸡”一样的肩上，那是何等滋味。

一次，他趿拉着拖鞋挑了一担水，不知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，或许根本没有，只是自己脚步轻浮，一个踉跄，向前倒去，摔了个嘴啃泥，膝盖火辣辣地。他迅速爬起来，“呸呸”两口，拍了拍身上的泥尘。幸好是草地，如是水泥地或砂石路，非要磕掉两颗门牙，破皮流血不可。幸好四周没人看见，要不多没面子。他向来是个自尊心极强的人，村里经常有人笑他是个书袋子，干农活不行。他不想撂下笑柄。

他默默地爬起，重拾扁担水桶，趑回去，再担……

有时，他还在睡梦中，隔壁传来“笃笃笃”的脚步声，那声音缓慢、凝重、沉闷，一步一步踏在泥地上，也一脚一脚踏在他的心里。地心都有了回响，也震惊了他的耳膜，那是年迈的父亲在担水。

父亲在出早工前担好了水，减轻了本属于他的负担。其实，父亲也很累，但是为让自己的儿子多睡一会儿，提前把水缸喂饱了。父亲总是以自己的言行，教育影响着自已的子女。宽厚朴实的父亲，为家人承担了太多。

他非常惭愧、懊悔、自责，要是自己能早点起来就好了，就能为父亲减轻点负担了。为此，他不再恋床、赖床，而是尽量早点醒来，尽量早点担水，他也要为老去的父亲分担微薄之力。

傍晚夕阳坠下山谷，这时，双抢劳作了一天，全身没有一根干纱，早已累得有气无力，恨不得瘫倒在竹床上，一看水缸腹中空空，张着大嘴。而老父尚未收工，他只好又肩住扁担，拖着沉重的双腿，一摇一晃去担水了。

幽深阔大的水缸，父子两人用肩膀轮流浇灌着……

若干年后，村庄成了城中村，村里的两口井被填埋了，如逝去的老人，永远地阖上了双眼。而村人再也不用担水吃了。

曾经担水的少年，今已人到中年。他多想后来的子女也能和他少年时一样，尝尝担水的滋味。